

心上虫

爱情地图

半夏 著
花城出版社

心荒芜成草
草上长了虫
虫子蛀着心
谓心上虫草





心上虫

草

爱情地图

半夏 著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上虫草

半夏著.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4.2

(爱情地图)

ISBN 7-5360-4265-5

I. 心 ...

II. 半 ...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0546 号

责任编辑:邓裕玲

技术编辑:易平

封面设计:张小不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门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8.5 1 插页

字 数 170,000 字

版 次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265-5/I·3422

定 价 14.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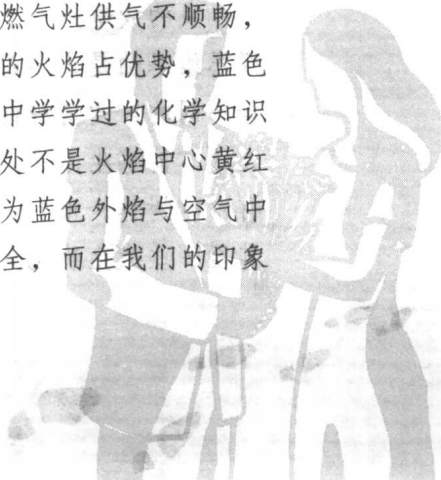


爱情种群的繁衍和变数

(自序)

很多年了，我一直在写都市的爱情故事。每个奔着爱情去的人都让我觉得他们是牺牲的角马。在非洲丛林里，每年因气候的原因，成千上万的角马在长途迁徙中要牺牲掉无数个体，牺牲者多半是在一个大种群中处于边缘位置的弱者。它们的牺牲，不是无畏的牺牲，它们换来了角马种群生命的继续生息和繁衍。追求爱情的人也处于大众生活的边缘，他们不愿意随大流，他们宁愿付出代价，爱情最终都很凄美。但是，爱情虽然充满变数却世代地延续着，爱情故事一直在演绎，爱情是文学一个永恒的主题。

某一天，我在厨房里炒菜，燃气灶供气不顺畅，调火力时低头去看火苗，黄红色的火焰占优势，蓝色的火焰忽闪忽闪的，这让我想起中学学过的化学知识来：燃烧着的火焰，其温度最高处不是火焰中心黄红色的内焰，而是蓝色的外焰，因为蓝色外焰与空气中的氧有最充分的接触，燃烧最完全，而在我们的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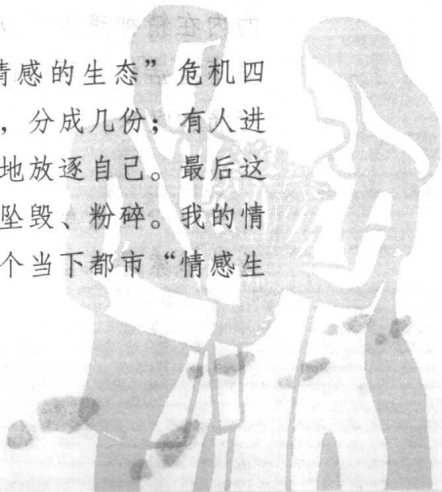


中，蓝色是冷色调，表面看起来冷调的蓝焰却燃烧最充分，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但却是真理。这让我联想到爱情，联想到今天越来越普遍的一种焦虑和窘迫——婚外情。很多人在试图掩饰这种爱情或者不太敢面对它。在都市里那些感情和性不完全的男女们躁动着，寻觅着这种婚外的情感弥补，女性尤其渴望一种表面不动声色内里热烈持久的爱情，这种爱不喧哗不热闹不张扬。爱情是一种燃烧，爱之火的红焰属于激情奔放的青春；爱之火的蓝焰属于温婉宁静的成熟。这个意象让我胆大包天地尝试写一部长篇小说，但是这类题材的写作容易流于平庸或者无病呻吟，或者虚幻浅薄。我的故事自然有很多人物很多细节，一环扣一环的细节集合起来把故事里的人物推到一种没有退路的绝境，把生活推到极端状态，人物在悬崖边跳舞，就像2002年世界杯那一场场令人窒息的你死我活的足球赛。只有在这种紧张而变形的情境中才能表达人物的特殊心理，让别人也有被硌痛的感觉。

我的故事是一个“情感生态系统”（我习惯于这样思维恐怕是大学四年生物学知识对我的训练），内含不同的“爱情种群”，每个“爱情种群”平衡了，大的“情感生态系统”才平衡。“爱情种群”里有山有水有树林，也有一些湿漉漉的苔藓一些生动的昆虫甚至一些微生物比如细菌、病毒什么的。很快，情感

体验的细节如“苔藓”般迅速繁殖，一小片一小片地附在土地上石头表面砖缝里，最终连成了一大片，这期间会遭到疯狂的生物入侵，“情感生态平衡”会被破坏。我感觉到一些最敏感的纤维状的东西纠缠瓜葛在一起，而我试图从我的内心丝丝缕缕地理出一种头绪来或者说如蚕吐丝一般一点一点地往外掏，这个过程揪痛了我的心。我要描摹的就是这种都市人的情感生态，这种生态环境是绝望的、颓废的、虚幻的、残酷的，我的想像力像菊科植物的种子借助风媒到处漂散，而我像控制大的“情感生态平衡”一样控制着叙述节奏。最后，道德如一把利刃在婚外情中显出残忍的力量，坚决斩断恣肆的情丝，爱情沉迷者也发现浪漫的爱情浓度在稀释，在节节败退。而我俨然以一个“情感生态调查者”的身份着手我的调查研究，我要制作几个精美生动的“标本”，但“标本”不可能复制一个生命，它依据“根、茎、叶、花、果实、种”要素齐全的模式制作，每一部分只是一个完整生命横切下来的一段。

现实生活中诱惑很多，“情感的生态”危机四伏。有的人幻想把情感注水稀释，分成几份；有人进行极端边缘体验；有人随心所欲地放逐自己。最后这些饱含欲望的心都如自由落体般坠毁、粉碎。我的情感生态调查截取这些素材——几个当下都市“情感生



态系统中爱情种群”的繁衍、变数，把当下人们精神肉体生活的严重虚脱状态赤裸裸地呈给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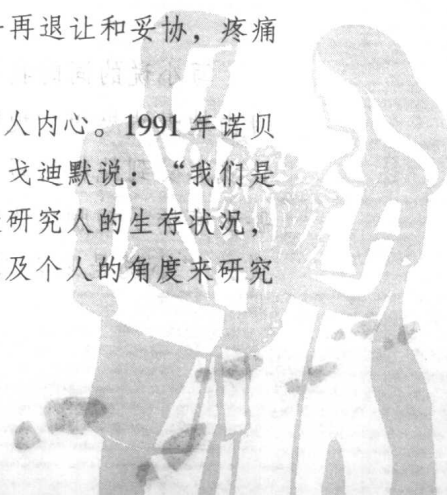
我多次表明过我是“情感生态调查者”，便有朋友问我，你写小说难道是在写调查报告，纪录生活？可以这样说。我喜欢看纪录片，如电视台播的“Discovery”频道。画家陈丹青说：纪录片是作品，不只是素材，就是素材也是有观点的，所有纪录片都是有观点的，镜头就是观点。十多年前从朋友处借到吴文光拍的“流浪北京”时很震惊，他的镜头拍了几个流浪北京的艺术家的生存状态，纪录对象有作家、前卫戏剧实践者、画家、摄影师等，他没有纪录民工的生活，他要阐释的是他当时的思考。我采访过拍纪录片《最后的国家马帮》的郝跃俊先生，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拍摄了数百个小时的素材，最后剪辑出一百多分钟的一个纪录片，更加强化的自己的视觉点。有时候“发现”、“看见”的确比“想象力”重要，而且还更不容易做到——（于坚语）。我认为一个时代的内在精神线索可以从爱情的细节上发现，一个关注当下生活的人要能倾听来自生活内部来自爱情深处的疼痛和叹息。

《心上虫草》里面充斥着很多碎裂的情感。人们孜孜地索寻着自己的梦想，但是到头来发现并非自己

想要的，所有的情感最后都像是当事者在贷款购买的一宗大件商品，等还清贷款的那天，那商品不再是你喜欢的东西了，维持着的其实均是“已灰之木”。

对于写小说，我是无知者无畏，我也不是成竹在胸——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或者大体的骨架才动笔。我从脑子里的某个意象开始写，这个意象可能只是一个词可能是一句话可能是眼睛看见的什么现象，这个词这句话这个现象如同小兽子虫啮咬了我，咬在我心尖上，疼或者痒。写作的过程就是抚摸痛点或者抓挠痒处的过程。曾经，一个离了婚的朋友忧伤地对我说，她对爱情很失望，她的心长茧了。“心茧”这个词击痛了我，我那时就想，一定要写一篇情感小说，至于故事最后是什么样的，我也不知道。但是有了“心茧”这个词，我仿佛从任意一个方向都可以抵达“心茧”这个内核，围绕着它，可以讲的故事太多太多了，对爱情妥协、情感的淡漠钝化都会让人心生出茧来。是“心茧”这个词让我构思出这部小说。《心上虫草》是女人在爱情、婚姻中一再退让和妥协，疼痛而无奈。

每一次写作我都试图抵达别人内心。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说：“我们是被迫走向个人的领域，写作就是研究人的生存状况，从本体论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以及个人的角度来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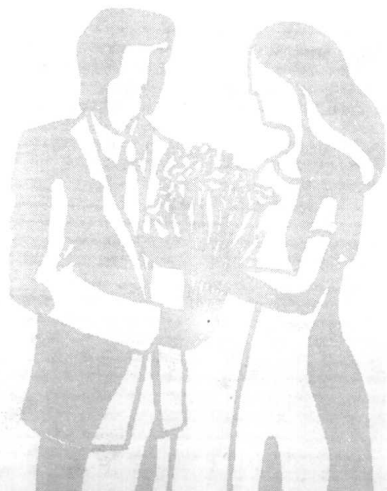
……在个人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历史连一半都讲述不了。”

写作的时候是自己跟内心交流，作品出来后，就在读者那里寻找共鸣。要读者阅读你的东西，消耗了时间，作者应该想到自己的作品是有益于人的，有价值的。我特别希望我的小说是一种发现，可以揣摩出点什么东西来，是慎密的思考，可以鲜榨出智慧和情感的汁液，潮乎乎地湿漉漉地滋润人们日益干涸的心。它最好是消化了的生活，是超越了生活经验的。我收藏着一个古旧的手工银制手镯，在古玩市场上见到它的时候，我的眼前一亮。这支银镯经历制作者以及佩戴者的手抚摸过，上面阴刻的纹饰已经磨灭了，但它却自然散发出一种灵性的光辉来。事实上，这支古旧的银镯反射的光亮并非其它银制品那般灼灼炫目。我追求作品的字里行间默默地脉脉地有一种潜流淌过，它打动人们的心，穿透人生烦琐的表层经验穿透千变万化的面部表情，直接抵达灵魂。

写小说的同时我也写随笔，以前我认为随笔最能自由地表达思想。现在我发现虚构小说同样可以，这让我感受到纯粹的写作的快乐天马行空，自由驰骋，甚至有插了翅膀要飞的感觉。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说：“小说是来自海洋的季风，是一种多元性的载

体。”写小说是从事文学艺术工作，但是关于“艺术”二字，我最同意的一种说法不是任何艺术家的提法，它是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学家李政道博士说的：“艺术的手法越简洁，引起的情感越普遍，艺术的价值就越深刻。”我真希望我的作品是能给人启示的。

我们拥有的生活是一个巨大的培养基，它滋养了人的各种欲望也培养了艺术家纤维状敏感的神经，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生活际遇里，生活的谜面花样翻新，但谜底只有一个。





那是个阴森的日子，何若在 2000 年 10 月 7 日随风而逝。

那天何若的情人韩树林刚刚从上海出差回来，不回家见他老婆，先在一个宾馆订好了房间，然后打传呼给何若。何若当时正在何薇家里玩网上游戏——国庆大假的最后一天，她缩在姐姐家里哪儿也不想去。自从半年前母亲去世后，父亲搬来姐姐家，父母的那个家就不存在了。

传呼响过，何若瞟一眼那个让人心跳的号码，便从电脑上那个虚拟的世界里飞快地逃了出来。换了衣服收拾停当后，跑到厨房来悄声对何薇说，姐，晚上我不在家吃饭，H 回来了！

何若是什么都跟姐姐讲的，她比姐姐小四岁，在一所大学做外事秘书的妹妹向来崇拜在电视台当编辑的姐姐，妈妈一直身体不好，有时姐姐甚至充当了妹妹的家长的角色。何若有些自闭，朋友不多，只有姐姐是她最信得过的人，H 就是两姐妹对韩树林的暗称。韩树林是一家保健品公司的副总，何若在四年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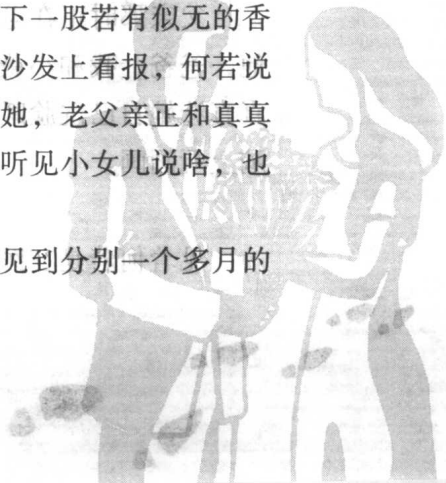
何若瞟一眼那个让人心跳的号码，便从电脑上那个虚拟的世界里飞快地逃了出来。几分钟后，何若就被一辆车撞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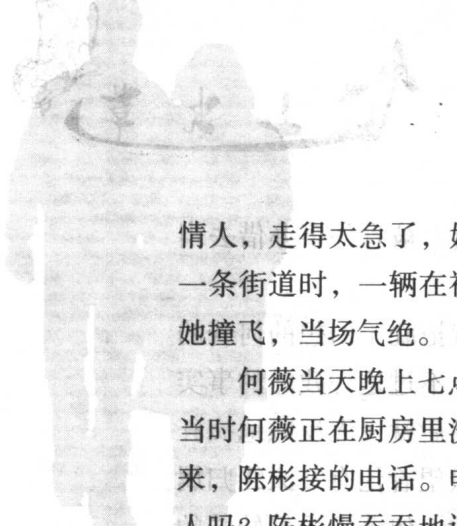
的一次国际级别的保健品交易会上被省外事办借去当翻译，认识了韩树林。

韩树林一表人才，一下子就把耽于幻想的何若的心掳去了。韩树林有家室孩子，不过这种残酷的事实只是让何若情绪低落了几天，然后就义无反顾地疯狂地爱上了他，爱得一塌糊涂，只望着他有一天终归属于她。她跟姐姐说，他会离婚的。何薇不看好妹妹的这桩爱情，她劝她撤退。何若不听，她说撤退就是等于自己消失，不甘心呢。

何薇还记得妹妹在那天离开家的时候，说的最后两句话：姐，姐！我忘了带香水，我鞋已穿好了，拜托把你的香水借来使使。何薇正在厨房水槽那儿剖鱼，听了妹妹急刹刹的话冲洗了手，进卧室拿了蓝色小瓶装的 KENZO “水之恋”，出来递给妹妹。何若接过来，在手腕上耳后根颈窝处抹了些，说了最后一句话，姐，这瓶香水给我了，过后我还你大瓶装的。哦，姐夫，真真，老爸，再见。然后何若一阵风似的飘走了，门关起来的时候留下一股若有似无的香风，青瓜味。姐夫陈彬当时正在沙发上看报，何若说再见时，“嗯”了一声算是应答她，老父亲正和真真津津有味地看动画片呢，压根没听见小女儿说啥，也没最后看她一眼。

从姐姐家里出来的何若即将见到分别一个多月的





情人，走得太急了，她在一排车后面钻出来跑着穿过一条街道时，一辆在视线死角内奔驰而来的出租车把她撞飞，当场气绝。

何薇当天晚上七点多钟知道妹妹出车祸的噩耗。当时何薇正在厨房里洗碗，交警大队的电话打到家里来，陈彬接的电话。电话那边问，知道一个叫何若的人吗？陈彬慢吞吞地说：找何若？没在！那边说，你是何若什么人？我是交警大队，三个小时前何若在光华街出车祸，人在红会医院抢救，请你们家人迅速到医院来。

对方声音的冷漠让本身是医生的陈彬心一缩，他掩饰住惊慌，急走到厨房对老婆何薇说，何若出事了。人在红会医院，交警大队打来的电话。

何薇表情呆滞地望着陈彬，你说大声点，何若怎么了？大男人说话嘀嘀咕咕……

陈彬把水龙头关了。不要让你爸爸听见！快点，把家里的钱都带上。

父亲那时正在电视机前打瞌睡，陈彬走过去摇醒他，爸爸，我和小薇有点事出去一下，不用等我们，真真让她自己洗脸睡觉。上幼儿园大班的真真正正在电脑上玩画画。

见着何若是在医院的太平间，陈彬掀开白布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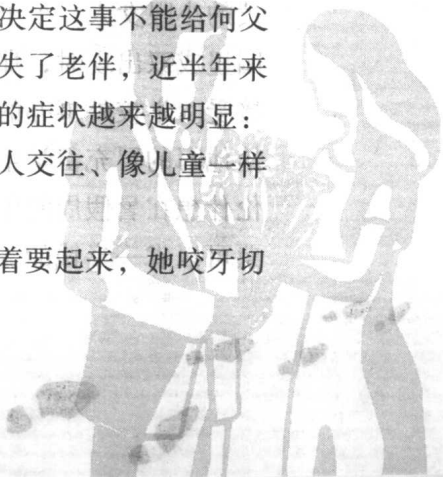
何薇嚎啕着尖叫一声软瘫在地上。何若的脸已经严重变形，衣服还依稀辨认得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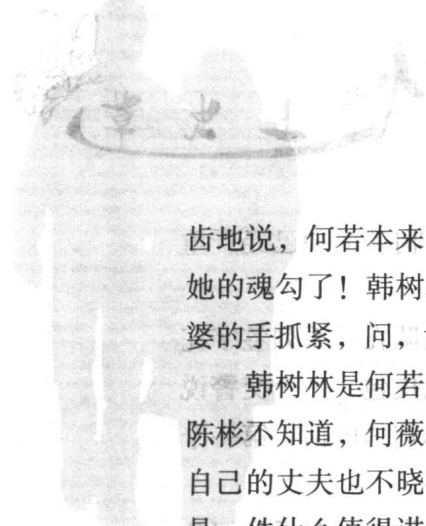
陈彬处理了一切后事。交警大队在一系列签字完成后交还陈彬属于何若的一个黑色皮包，一个交警说我们是根据上面的传呼信息打给你们的电话，第一个就打到了你们家。

何若的传呼机还完好无损，陈彬点开时看见好几个黑三角在闪烁，陈彬点开第一个：在哪里？怎么还不到？101。再点开一个：速回电话130××××××××，101。

何薇清醒后，看见好朋友赵丽君在抹泪，她开始痛哭，丽君，我怎么那么不顺啊？何若她才32岁呀，32岁，一半的人生都没过完啊，一年不到，我们家就只剩下一半人了，丽君，我怎么办？我也去死好了……哭哭说说，说说哭哭。何薇一时迷糊一时清醒，说要去妹妹家。陈彬叫护士给她打了一针安定。赵丽君把自己的丈夫也叫来了，陈彬的姐姐陈颖夫妇俩也赶来了。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这事不能给何父说，老人家年近古稀，几个月前失了老伴，近半年来一下憔悴了好多，老年性痴呆症的症状越来越明显：健忘、不敢一个人上街、不爱跟人交往、像儿童一样贪吃贪睡。

何薇迷糊一阵醒过来，挣扎着要起来，她咬牙切





齿地说，何若本来不会死的，都是韩树林那个杂种把她的魂勾了！韩树林！杂种！我不会饶你！陈彬把老婆的手抓紧，问，谁是韩树林？干什么的？

韩树林是何若的情人这事是两姐妹之间的秘密，陈彬不知道，何薇一直为妹妹严守着这件隐私，就连自己的丈夫也不晓得。因为韩树林是有妇之夫，这不是一件什么值得讲的事。陈彬作为姐夫，多次在老婆的要求下帮老大不小的小姨妹介绍对象，起先陈彬也热心这事，把同学把同事介绍给何若，可是搞了三四次，都是人家看上她，她不理不睬，不给说法，为这事陈彬没少跟老婆呕气，后来陈彬再也不耐烦管这事。他曾经推测，他这个小姨妹不是没有人追，她是太刁了，更年轻时一门心思想嫁个老外，偏偏老外都不喜欢她这种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女，浓眉大眼的。中国人再浓眉大眼也不比欧美女人眉浓眼大，所以当何若倾心的一个美籍教师劳伦什忽然跟外语系的黄梅好上时，何若差不多气得吐血。黄梅是那种皮肤黑黄黑黄的小眼女人，个子又矮，跟高大英俊的劳伦什在校园里成双出现时，那种“落差”叫很多中国人都难以接受。学校外事办的秘书何若后来在劳伦什拿着黄梅给他写的冒充留学生的证明来盖章时她就不给盖。劳伦什想在暑假周游中国，若有学生证明，火车票飞机票可以省一半钱的。她逮着机会把劳伦什讥讽得无地

自容，她说，只有留学生才享受打折票，美国人一向把诚实当做一种最重要的品德，你们的总统克林顿都敢于在全世界面前承认他和莱温斯基偷情，知道吗？这反倒为他赢来了谅解。外教劳伦什红着脸离开了外办，而何若当然是很心痛的。劳伦什后来跟黄梅结婚后离开中国。自视很高的何若寻不到爱情，脾气越来越丑，姐姐何薇成天没有原则地护着她。照何薇现在的说法，何若是红颜薄命了。

陈彬没听说过韩树林，内心有强烈的不满，此刻他一再追问老婆韩树林是谁，何薇只是一个劲地哭。正在这时，那个用报纸包裹着又用塑料袋装着的皮包里传来“嘀嘀”的声音。何若的呼机在叫，那声音把大家的神经都揪了起来，连躺在病床上的何薇都惊恐地听着那“嘀嘀”的声音，她泪眼迷蒙地看着丈夫，说，拿出来看看！一定是勾魂鬼打来的！杂种！

陈彬抬手看看手表，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半钟，他抖手抖脚地取出那个包。包不脏，那包出事时从何若的手里飞了出去，路过的人捡来交给最先赶到的110警察，后转到交警手里，再后到了陈彬的手里，他先前还点阅过那个传呼机的。他点开传呼机，又有几个闪烁的黑三角，点开最后锁定的黑三角，是一句话：何若，怎么回事？为何不回电话，想你都要发狂了！回我电话：314××××转608房间。101。陈彬